

万象
中国文学史

刘 墨 著

中国散文 源流史

辽宁教育出版社

中国散文源流史

刘 墨 著

中国散文源流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散文源流史 / 刘墨著.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6.2
ISBN 7-5382-6998-3

I. 中… II. 刘… III. 古典散文—文学史—中国 IV. I20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7545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辽宁印刷集团美术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 / 32 字数: 225 千字 印张: 11.5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丽君 责任校对: 李守勤
封面设计: 吴光前

定价: 25.00 元

目 录

绪 论

1. 文、文学、文章与散文 1
2. 文体的分类及时代性 9
3. 关于本书 13

第一章 由巫到史：散文的开端 15

1. 文字的创造 15
2. 从巫史文化中探究散文之起源 21
3. 甲骨卜辞与《易经》：散文之开篇 41

第二章 伟大的演进：先秦之散文 51

1. 记言的《尚书》与记事的《春秋》 55
2. “言”与“辞” 70
3. 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和文学 80
4. 儒家的散文 86
5. 老子与庄子的散文 97
6. 韩非 104
7. 战国纵横家文风的影响 108

第三章 鼎盛时期：秦汉之散文 121

1. 从《吕氏春秋》与李斯看秦的散文 121
2. 战国纵横家言是汉代散文的主要渊源 126
3. 散文与辞赋 132

4. 贾谊与晁错	137
5. 司马迁和班固	142
6. 从文字的角度入手：扬雄	154
7. 东汉末期与三国之际的散文	159
第四章 传统与创新（上）：5世纪至9世纪的骈文和散文	169
1. 南北文学风格的差异	169
2. 骈文：作为一种艺术形式	173
3. “文”“笔”两分	182
4. 北朝的散文	189
5. 复古的风气：从陈子昂到李华的文学观念及其创作	198
第五章 传统与创新（下）：韩愈与柳宗元的散文成就	213
1. “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	213
2. 柳宗元	222
3. 骈散之异以及韩柳之异	231
4. 韩愈之后	235
第六章 寻求新表现：北宋散文六家	241
1. 发现韩愈	241
2. 欧阳修的作用	246
3. 曾巩与王安石	251
4. 苏洵与苏辙的策论	260
5. 苏东坡的意义	265
6. 唐宋古文与秦汉古文的差异	272
7. 南宋的散文和评点学的发达	278
第七章 一味拟古与独抒性灵：明代的散文	288
1. 复古风气中的散文创作	291
2. 唐宋八大家名目的成立与唐宋派	299

3. 归有光	305
4. 以时文为古文	309
5. 晚明的性灵派	313
第八章 绝响：清代散文与“桐城派”	321
1. 清代前期的散文作家与观念	321
2. 桐城派的开始	328
3. “义法”理论与审美思想	332
4. 阳湖派的挑战与曾国藩的改造	340
5. 桐城派的结束和新散文的兴起	347
参考文献	352
后记	357

绪 论

1. 文、文学、文章与散文

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是用西方的标准来看的。翻翻辞典，对文学的定义，几乎都不外乎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借助情绪、思想和想像力，用语言和文字加以表现的艺术作品”；或者是：“通过主要由作家的想像力所构成的虚拟世界，来表现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诉说人们的情感与情绪的艺术作品”……简言之，只要是文学，它就必须依靠“语言”和“文字”，借助“想像力”来“表现”人们体验过的“思想”和“感情”，最终形成一件“艺术作品”。

在这样的定义之下，我们今天所说的散文，也因之是用西方的标准来看的。现代意义上的“散文”这一名目，据说是由法国散文祖师蒙田(Montaigne, 1533—1592)开创，然后再由英国人所发扬的。散文一流行，意味着作为规范

的修辞学和诗学的时代宣告结束（这颇让我们想起孟子说的“《诗》亡而后《春秋》作”的话）。

用上述两个颇为西化的标准来看中国古代的文学，可谓相合者少而相异者多。也就是说，中国的古人并不这样看。试看古人对文学之“文”的解释，就能明了其间的相异之处。按照甲骨文的写法，现代学者们普遍认为它最初的意义，是花纹。许慎《说文解字》解释说：

文，错画也。

这种解释，在古代典籍中可以得到证实。因为自公元前15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的典籍中，“文”多数被用来指人身上各种类型的标记以及物品上的花纹，比如人的手掌心里的纹记、彩色丝织品上的花纹以及车马上的图案等等。典籍中则有如《易·系辞传》：“物相杂，故曰文。”或者是《礼记·乐记》：“五色成文而不乱”之说，线的交错或者色彩的交错，都是“文”。在这个意义上，绘画或书法之类也可以被称作“文”。

王夫之《诗广传》卷一《周南》一《论关雎一》论到上古三代的文化特色时说：“周尚文，文以用情。”这个“文”，即受天命而有德的天子以礼乐制度、条理、学问等来治理国家的方式手段，因此崇尚“文”，就意味着政治理想的实现。

在孔子（前551—前479）的《论语》中，“文”具备了更多的含义：有时，它意为“文明”，如“郁郁乎文

哉”；而在另一个地方，又与“质”相对，意为“文饰”，如“质胜文则野”云云。^①

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文献中，“文”已被用作形于书面的文字以及一般意义上的作品或经籍。因此从广义上来说，它有“文化”的意思；从狭义上来说，更有和今天接近的“文学”的意思。在《论语·先进》一章中，我们便可以看到“文学”一词：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言语：宰我、子贡；

政事：冉有、季路；

文学：子游、子夏。

汉代的马融把“文”解作古代的遗文，郑玄解作“道艺”——先德行而后文艺——这些解释，形成了影响至为深远的孔门之教。而稍后邢昺作的《疏》，把“文学”解作“文章博学”，泛指学问而言，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还是不大一样。

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文学”这一概念，不像今天这么纯粹这么狭窄，而是显得极为宽广也极为芜杂。如汉代的王充《论衡·佚文》中有一段话最能代表：“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几乎集中了哲学思想、学术著作、理论文章、政治文件、道德涵养以及文学作品等不同形式，既分门别类，也以“文”同视，可称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文章著作的一个折射。

^① 此处可参见蒋凡、顾易生《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三章《儒家的文学思想》中有关论述。

《易·系辞》提出了“天文”、“地文”、“人文”的说法，后世的文学家，多愿将“文”的价值建立在《易经》的基础之上以提高“文”的地位。因此，“文”还须与“道”相一致。在此基础之上，“文”与“道”有着某种平行性。

尽管在中国哲学及文学艺术批评之中，“道”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与阐发，但它不外乎道家之所谓“宇宙万物之宗”的道，和儒家之关于社会与道德方面的“人生之道”——道家重视在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领悟道并与之和諧相处的重要性；儒家则重视在与他人或社会的关系中要恪守圣人依据天道的原则所建立起来的道德规范。人们通常所说的“文以载道”之“道”，更多的是儒家之道。

他们的差异虽然十分明显，但却可以在他们之间找到一个共同点，即指归于天地之心。它的萌芽包含在作为群经之首的《易经》之中：“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写过《文章流别志论》一书的挚虞(?—约312)最为明白地流露出这一迹象：“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明显地将道家之“道”与儒家之“道”结合在一起。在后世的许多著作之中，就是着手将道家之“道”与儒家之“道”汇合在一起，将实用性和艺术性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据此看来，古人所谓文章，就不仅是模拟自然，而且更意味着文章是自然之道的象征。就像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开篇即标明“原道”一样，文学应在自己的艺术形

式中追溯道的本原，此即文章之本原。其实，无论是文学，还是书法、绘画、音乐等，都可以按照“文”是自然之根本原理的象征这一思想，而把它们源头一直追溯到天地混沌之初开，并以此把它们提高到与天地相参的高度。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可以这样豪迈地宣称：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地理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旁及万品，动植皆文……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者，天地之心哉！¹

天有天文，地有地文，人有人文。人文的目的与意义，无不在于能体现此“天地之心”。这种“天地之心”，就是刘勰所强调“文心”的含义。研究者指出，刘勰将“文”的几种含义糅合在一起，包含了这样几个概念：

一、文作为宇宙之道的体现，乃是反映自然现象的模式或图式；

二、文作为教化的体现，是人文制度的形式；

1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上册第1、2页，并请详参范氏所作的注。下引《文心雕龙》中语，皆据此本，不另出注。

三、文就是藻饰；

四、文即字，系用以表现合于“天地之心”的人心的语言的书写符号。

简言之，刘勰的文学观是将“文”视为宇宙原理的一种体现，一种文饰之言的结构。另一方面，宇宙原理又通过“心”的概念而与文学连结起来了：“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而中国文学在艺术之上能够以道为根本，进德修业，博通经史，并用文学的形式将它表现出来，皆原出于此。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不言而喻的：保持天文与人文的一致性，并以此来表明他们对文学或艺术的高度尊崇！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文学”一名，从春秋、战国到汉，其含义可以分析如下：

一、文指“文化”(Culture)的总体，此从广义上说。如《白虎通·三教篇》谓周教尚文，与夏教尚忠、殷教尚敬不同，“孔子云：‘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二、文学指辨说、文辞(Literary work)，在韩非、荀子等人的著述中，文学一词多有此义；

三、文学指学术(Schoolarship)，如《史记·儒林传序》：“延文学儒者数百人……以文学礼义为官……自此以来……斌斌多文学之士矣。”汉武帝所举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即是此类；

四、文学为官名(Official name)，指方士或儒生。如《史记·秦始皇纪》“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谏，以求奇药。”秦所坑儒生方术士等，也称

文学诸生。汉代学官及师儒也都称“文学”。

五、汉以后，文学往往偏指经学(Classics)及礼乐，以后才指纯文学(belles-lettres)。如公元5世纪南朝宋的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专门列了“文学”一章，但仍然把儒家之学、道家之学及关于文章的东西罗列在一起。但好在随后不太长的时间内，这个词不仅正式出现，并开始从“经学”、“玄学”、“史学”中独立出来，专门用来指“文学”。这样，原来概指线条、图案、音乐的“文”，开始专门用于指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而不包含其他的含义了。^①

综合来看，我们可以断言，至少从公元前2世纪起，“文学”一词已开始具有某些我们今天称之为“文学”(Literature)的含义了。司马迁《史记》中出现了“文辞”、“文词”这样的概念。班固的《汉书》卷一〇〇下《叙传》甚至以极近于纯文学的概念而出现了“文艳”一词。这时，人们也开始以“文章”这个双音节字来代替单音节的“文”。如《史记》卷一二一《儒林传序》公孙弘(前200—前121)奏中提到的“文章尔雅，训辞深厚”，就把“文章”专门用来指具有高度艺术性的文辞。也就是说，在此时，“文”已开始主要用来指文学的形式特点和美学特点了。

文学的发展是越来越艺术化的，也越来越向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靠近。三国时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文以气为主”一句，树立了以精神的活力为文之主体的理论，一扫此前把文之本原放在应用文上的见解，而只玩味其辞采、韵味与风格，因此文学一词古人又每爱称

^① 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中将“文”析为六义：一者，经纬天地也；二者，国之礼法也；三者，古之遗文也；四者，文德著；五者，华饰也；六者，书名也，文辞也。“盖文之为训，本于交错，故有经纬之说焉。以道德为经纬，用辞章相修饰，在国则为文明，在政则为礼法，在人则为文德；在书则为书辞；在口则为词辩。五者大小不同，体用无二，所以弥纶万品，条贯群生者，胥此物也。”详见此书第2—3页。

之为“文章”，因为“文学”一词包括的内容还是很多，近于学术，而“文章”则更多地具有美学或审美特色，因为除了“文”具有花纹、图样的意思之外，“章”也有同样的意思，并且富有音乐性和色彩（红色和白色相杂）的意味。因此中国的“文章”，就可以将诗或散文等等都包含在内。萧子显（约489—537）在《南齐书》列传第三十三《文学》中这样写道：

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机见殊门，赏悟纷杂……各任怀抱，共为权衡。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不穷。俱无声之音响，而出言异句；等寓物之情状，而下笔殊形。吟咏规范，本之雅什，流纷条散，各以言区。

从这段引文可以得知，区别于一般修辞的和学问的、更为专业的、更为纯粹的“文学”的概念与审美观已经彻底地确立起来了。

当中国第一部文学总集《文选》出现时，这个标准就被牢牢地树立起来了。“选”是选集的意思，因此这个标题的重心，就剩了一个“文”字。在这部书中，昭明太子萧统（501—531）断然把经、史、子拒于《文选》之外，只有骈文或韵文一类具有形式美的作品才被当作“文”。他的序文称“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就是表明文章必须有装饰的意思。^①刘师培（1884—1919）在其《中古文学史》概论之中极力强调了这一看法，即非偶词俚语弗足

①关于萧统的文学观，此处有一《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可以参见：“夫文典则贲野，丽亦伤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见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87），第三册第3064页。另外，还可参见阮元《研经室三集》卷二《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以及卷三《文言说》中的意见。

以言“文”。而我们现在所说的散文，古人以“笔”称之。

现在，需要说一说“散文”这一概念了。

在文章学中，到了清代人才开始喜欢将骈文和散文对称，散文的名目才开始盛行起来。以宋代（960—1127 为北宋，1127—1279 为南宋）为界，往上追溯，我们很难发现“散文”一词；往下看，南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引周益公“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词贵浑融有味，与散文同”之言，有的学者认为在此以前没见有人用过“散文”这两个字，那很可能散文这个名词就是从南宋才有的。另一位仍是南宋人的王应麟，在《辞学指南》中，把文体分为“散文”和“四六”，也就是人们通常据说的“古文”和“骈文”。将古文（也即散文）和骈文相比较，散文更偏向于实用，另外古文因被称为“笔”（无韵）而被划为“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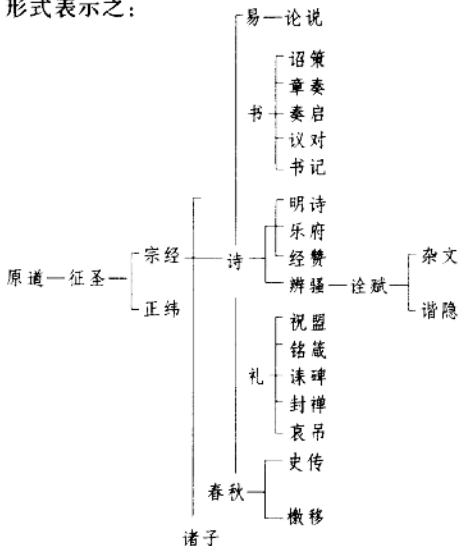
2. 文体的分类及时代性

从应用的角度，文体在每个时代的不同分类或散文写作重心的转换，也表明了文学发展的重心所在。我国最早的文章总集，是梁昭明太子的《文选》。《文选》对所选的文章，作了这样的分类：

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
上书、启、弹事、笈、奏记、书、移、檄、难、对

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文、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

至刘勰的《文心雕龙》，换了另一种分法，我们以表格的形式表示之：



虽然对于现代文学观念来说，^①这样的文体分类太过于庞杂，但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来说，却是一个很适当的分类。古代的作家正是在这样的范围内大展身手的。

①如韦勒克(Rene Wellek)、沃伦(Austin Warren)合著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第十四章《文体和文体学》中的分法

古典散文发展至清代，可以说到了尽头，但分类没有太大的变化。姚鼐《古文辞类纂》将散文分为十三类（梅曾亮在十三类之外加上了“诗歌”一类）；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分三门十一类，对姚鼐的分类稍加修正。我们也将它列在下面：

——姚鼐的分类：1. 论辨；2. 词赋；3. 序跋；4. 诏令；5. 奏议；6. 书说；7. 哀祭；8. 传状；9. 杂记；10. 赠序；11. 颂赞；12. 箴铭；13. 碑志；

——曾国藩的分类：三门中的第一门为“论著”，有“词赋”和“序跋”两大类，其中包括姚鼐的1. 论辨；2. 词赋；3. 序跋；10. 赠序；11. 颂赞；12. 箴铭；第二门为“告语”，分“诏令”、“奏议”、“书牍”、“哀祭”四类，包括了姚鼐的4. 诏令；5. 奏议；6. 书说；7. 哀祭；第三门为“记载”，分“志传”、“杂记”、“叙记”、“典志”四大类，包括了姚氏的8. 传状；9. 杂记和13. 碑志。^①

如果说中国文学有什么特性，那么，看看这些分类，就能明白了。而看散文的源流和发展，也必须考虑到这一层因素。^②

当然，人们还有几种区分方式。比如焦循《雕菰集》卷四十《与王钦莱论文书》就以“用”（应用）的意义来看散文的发展：

科举应试之文，用之一身者也；应酬交际之文，用之当时者也。二者之文，皆无足重轻。若夫朝廷之

① 刘永济在《十四朝文学要略》的叙论中，曾经将曾国藩的分法列为一表，可参见。见此书第7—9页。

② 如果有兴趣，可以将挚虞《文章流别论》、李昉《文苑英华》、姚铉《唐文粹》、吕祖谦《宋文鉴》、苏天爵《元文类》、黄宗羲《明文海》中的分类方法排比在一起，从中可以文体分类在各时代的变化。